

夫婦倆志同道合，
訪尋火山爆發奇觀，不惜涉危履險

火山狂熱



「喂，是我，毛里斯。我在機場。我們就要飛往日本，去看我非常想看的一次火山爆發。」那天是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安德雷·德邁森聽到電話錄音機上的留言不禁好笑，因為他知道留言的克拉夫特夫婦熱愛火山成癡，留言中只說「非常」，實在難以反映他們倆對日本雲仙岳兩百年來第一次爆發的興趣。

德邁森認識克拉夫特夫婦已有十九年。他在博物院擔任設計陳列品的工作，專長地球科學，曾多次與克拉夫特夫婦一起去看火山爆發。他知道他們倆隨身帶着護照，一接到有火山爆發的通知，哪怕是天涯海角，都會立刻動身趕去。



克拉夫特夫婦與一般火山學家不同。其他的火山學家多半一生只深入研究一兩座火山，他們倆則自稱是「火山大食客」，要吃遍世界各地出現的火山學珍饈。

克拉夫特夫婦的人生使命是盡可能從最近處用攝影機紀錄火山爆發的情形；在專家眼裏，他們的成績也著實堪誇。地質學家克里斯·紐霍爾說：「克拉夫特夫婦貢獻至巨，他們建立了令人目炫的活火山攝影資料寶庫。」

德邁森可沒想到那天毛里斯的留話竟是遺言。

一九八〇年美國聖海倫斯火山爆發時，克拉夫特夫婦在初爆時就趕到俄勒岡州。他們以為自己沒趕上，又惱怒又沮喪地坐在旅館房間內，從電視上收看以為是重播的爆發場面。一知道了是現場報道，他們立刻駕車馳往當地機場。當然不會有機師願意飛到火山那裏去。他們包了一架小飛機，直到最後毛里斯才告訴機師說：「我們去聖海倫斯！」

小飛機飛近火山時，火山似乎睡了。他們正準備掉頭，火山再度爆發，噴出的灰燼衝上二十三公里高空。

「窗外，我們看到火山灰如雨落下。第二天早晨，旅館樓下已為火山灰所埋，我們只好從樓上的窗口爬出去。不久，連串的火山石擊中旅館，只幾分鐘就把旅館毀了。我們果然成了店東最後的客人。」

毛里斯的性格豪邁奔放，有時會搶了他太太嘉娣的風頭。嘉娣比較含蓄，少說話，不大在意能不能討眾人歡心。但嘉娣對火山的癡迷不下於毛里斯。

雷烏尼翁島大學數學教授、電影製片人亞倫·吉倫特說：「一九八一年我和嘉娣、毛里斯一起在扎伊爾調查尼亞拉吉拉火山爆發。辛苦工作一天後，我們坐在帳棚前計算有幾個熔岩噴口。天快黑了。嘉娣對我說：『我小時候的夢想，今天實現了：我最喜歡的是荒野、沒有開發的大自然，以及親身接觸火山和它那股硫磺氣味。』」

克拉夫特夫婦都出生於法國阿爾薩斯市，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同學。嘉娣主修物理和地質化學，毛里斯念地質學。一九六八年，毛里斯二十二歲，嘉娣要求隨他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起初不肯，認為女性做這種工作太危險了。但是她提出令他難以拒絕的道理：她有一架十六毫米電影攝影機。毛里斯雖然野外考察經

「一連兩個多小時，」毛里斯說，「我覺得自己在看世界末日的情景。火山灰使光線衍射，西沉的太陽看來像正在落入天邊葡萄酒色的大湖。既壯觀，又可怕。」

這段話精簡地概括了克拉夫特夫婦的一切：他們倆對科學的優異貢獻，一生的喜悅，以及死亡。地球嘔吐內部組織的奇景總是令他們入迷。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世界最大活火山——夏威夷的冒納羅亞火山——爆發，沿一條長二十五公里的峽谷裂開一條大縫。毛里斯在日記中寫道：「今天我彷彿見到了開天闢地。」他坐直升機去「摸摸那個怪物」，將這「非凡的奇觀」比作「獨眼巨人凝望着我們，想從地心傳來一些信息」。

一九七三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冰島海邊有戶人家的後菜園突然火山爆發。毛里斯在某次籌募探險經費的集會中敘述這件事：「我們到達時，全城已經空了。我們到一家旅館問有沒有房間，從旅館後面傳來的火山爆發聲音幾乎掩沒我們說的話。店東叫道：『你們愛睡哪間房就睡哪間好了。不論發生什麼情況，你們都是我最後的客人！』」

驗豐富，卻缺裝備。對還在讀書的大學生來說，那種器材是奢侈品。他終於答應嘉娣同行，到冰島第一次考察火山。回來時，他們對家人宣佈訂了婚。

毛里斯的父親雷蒙認為，毛里斯熱愛火山始於七歲時和家人到義大利旅行的見聞。他說：「毛里斯看到埃特納火山，在大火山口和小火山口之間灼熱的土地上走，在利巴里把輕石放到水中漂流，還在斯特龍博利火山第一次看到火山爆發。」

毛里斯二十歲時參加了法國地質學會。據嘉娣家裏的人說，嘉娣也早在十幾歲就迷上了火山。

毛里斯脾氣很大，稍不如意就會發火：例如霧散得太慢，浮雲遮住太陽以致光線不足無法攝影，或者要找嘉娣卻找不到。嘉娣不聲不響地任他喝叱，以自己的方式應付。德邁森開玩笑似地說：「她像驢子那麼倔強。只有那樣才能對付毛里斯。」

毛里斯與嘉娣互相競爭而又彼此愛慕。毛里斯常說：「我非常妒忌她。」如果她單獨到遠地工作，毛里斯要她不論在什麼地方都至少每天打一次電話給他，否則無法安心。最近嘉娣的母親還發現女兒書桌吸墨水紙板下壓着毛里斯寫的情書，是他與她暫別赴

巴黎三四天期間所寫的。

德邁森說：

「毛里斯像小孩子。他是個成年人，卻仍像孩子般熱情，而且往往像孩子一樣易激動。但是即使面對着最壯觀的火山爆發，他那不易滿足的孩子心總還是猜想：

『我會不會錯過了在別處更壯觀的火山爆發？』每得到一次成功，他就會想到還有更大的目標，這樣不斷拼命追尋，推動他衝向未知世界。」

毛里斯常說，火山對他的吸引力有如燭火吸引燈蛾。德邁森回憶說：「那年我們攀登坦桑尼亞的乞力馬扎羅山，到達五千多米的高度時進度很慢。到了最後一段路，嘉娣和我在堆積着火山灰的山坡上艱苦前



基拉韋亞火山的熔岩

進，每走一步，腳都會陷進火山灰，好不容易才走了五公里。毛里斯卻像是受到火山口氣味所誘惑，直往前衝。他一定比我們早兩個鐘頭到達山頂。」

嘉娣的「火山狂熱症」雖然和毛里斯不分別，卻冷靜些。毛里斯的夢想是和火山完全融合成一體。他曾計劃駕小艇隨着白熱的火山

熔岩流而下。選中的地點是夏威夷，還設計了一艘特殊的密封式小艇，無論岩漿激流如何衝擊，小艇都能保持不翻。艇身用鈦合金製成，外覆法國太空總署發明的防火磚，能耐攝氏一千二百五十度高溫。他計劃由直升機以強力電磁石將密封艇吊到熔岩流上方，然後由同一架直升機在熔岩入海的地方將小艇收回。

嘉娣預見了這冒險行動可能有什麼後果，因為毛

里斯曾把一塊防火磚放進赤熱的熔岩流做實驗，只十分鐘便熔化了。原來，毛里斯忘記把火山氣體和酸性物質的腐蝕作用計算在內。

葬身熔岩流的風險並未使毛里斯畏懼卻步。他說：「與火山結合的吸引力對我越來越強烈。我們越來越接近了。」

有一次在印尼，他決定駕橡皮艇於卡華伊金山口的硫酸湖一遊。那橡皮艇是他以低價在巴黎舊貨市場買的。他開玩笑說：

「何必糟蹋新的設備？」

幾位化學專家和嘉娣都力勸他放棄這個冒險行動，但是毛里斯和一名助手還是爬上了小艇。艇身在酸性的火山氣孔上方搖晃，險象環生。他們拉起用鋼纜拖在艇後的採樣儀器，發覺金屬不用五分鐘便已被酸蝕穿。他們回程時逆風，多划了兩小時的槳。

嘉娣有一次私下對夫婦倆的朋友亞倫·吉倫特說：「我知道我們有一天會死於火山爆發。如果要更接近觀察白熱的火山灰雲之類的現象，單憑良好的判斷力是不夠的，還必須信任自己的守護天使。不過我一生已經歷過很多的喜悅時光，可以坦然接受我們所面對的風險。」

毛里斯和嘉娣不是大膽妄為、爲了尋刺激而胡亂向死亡挑戰



嘉娣著防火裝，在夏威夷冒納羅亞火山

的人。他們以果斷的方式幫助拯救人命，以及推進火山科學的發展。一九九一年四月二日，在他們遇難前兩個月左右，菲律賓的比納圖博火山突然爆發。當地政府不知道是否應該疏散居民，但看完克拉夫特夫婦拍攝的火山爆發紀錄片之後，知道了該採什麼行動。片中有一段是一九八五年哥倫比亞阿美羅鎮的情況：火山岩漿使二萬二千鎮民喪生。菲律賓當局立刻開始安排疏散，將二十萬人從危險地區遷出，送往臨時住處，創下了民防史上的紀錄。華盛頓大學的紐霍爾說：「要不是那部紀錄片，肯定會有數以千計的人喪命。」

克拉夫特夫婦終於爲了他們的至愛而付出最高代價。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雲仙岳噴出的燃燒火山灰和岩漿匯成洪流，在熾熱氣體的驅動下，以每小時一百餘公里的速度瀉下山坡，將四十五歲的毛里斯和四十九歲的嘉娣捲走，還吞噬了美國火山學家哈雷·格立肯，以及十四名日本記者。

東京大學地質學家田節也回憶道：「毛里斯和嘉娣決心要盡量接近火山口。他們一直感到非常不稱心，因爲雨下個不停，攝影工作難以進行，而火山又

一直平靜。」

克拉夫特夫婦研究火山二十五年，拍攝了三十萬張火山活動照片，以及三百餘小時的錄影帶。他們爲公眾演講過數百小時，並出版了二十部書。世界火山觀察組織會長尚·路易·舍米內說：「他們的專業知識使大家同蒙其惠。」

德國弗利堡—恩—布里斯大學的約格·凱勒博士說：「毛里斯和嘉娣的觀察所得，對我們了解火山活動現象有重大貢獻。」

同行專家在實驗室中研究——而且勢將繼續研究多年——那大量的記錄資料，毛里斯和嘉娣卻一直不斷努力去接近他們心愛的火山；他們像繞着燭光飛翔的蝴蝶，不斷興奮地振翅，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星期一。

Léopold Sanchez

暢銷小說

作家特羅洛普(Joanna Trollope)說：

「我發現，作家最苦惱的時刻是每天早晨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總相信今天寫的一定不如昨天的好，這樣的恐懼是觸發我靈感的要素之一。」

Observer Magazine